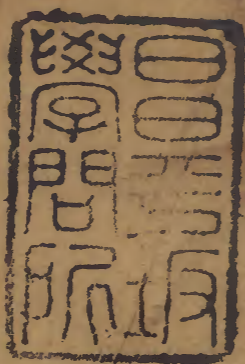


籌濟編

二十四之二十七



一	三	七	九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元	九	漢
函	二	
一	二	書
天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29
冊數	10(8)
函號	295 44



籌濟編卷二十四

撫瘡痍

謂鴻雁之詩所謂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說詩者以為流民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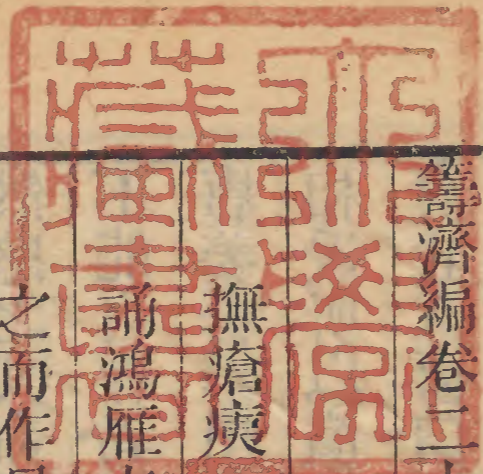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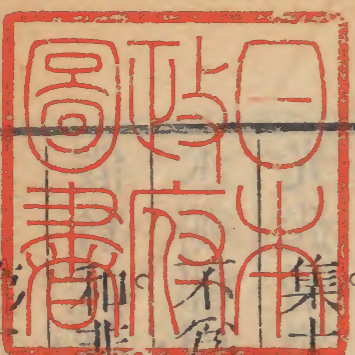
之而作是詩夫豈獨流民喜之歟饑饉之後流民固需平安

集士著亦賴乎撫綏雖賑恤頻加而愁苦餘生瘡痍在目苟

不為之復其生業全其生理元氣虧損無由被潤澤而勅懋

和非所以計長久也燃眉則急痛定則忘可乎為撫瘡痍條

第二十三有三



淺草文庫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漢龔遂拜渤海太守。單車至府。盜賊皆散。民安土樂業。遂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勸農桑。種樹畜養。獄訟止息。入為

水衡都尉。通鑑

光武帝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人用困乏。朕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後漢書

唐姜謩秦州人。擢秦州刺史。高祖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唐書

貞觀初。陳君賓徙鄧州刺史。州承喪亂。百姓流亡。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雨澇。獨君賓所治有年。倉儲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唐書。景仁按舊唐書所載。詔語較詳。其略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士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盡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北間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遂糧戶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遞相拯贍。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變澆薄之風。教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詔語悱惻。曲至想見。唐初瘡痍未復。太宗悉心補救。而良吏如君賓。真能宣上德而培民氣者也。

業者宜給復三年如百姓先貸賣田宅盡者取逃戶死口田宅量
 丁口充給仍仰縣令親至鄉村安存處置務從樂業以贍資糧通鑑
 德宗賑給種子詔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
 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饉愁怨無繆有離去井疆業
 於庸保有乞丐途路困於死亡鄉閭依然烟火斷絕種餉既乏農
 耕不興若東作愆期西成何望為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
 公儲未贍濟人之急寧俟盈豐罄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
 並宜賜種子二萬石同華州各賜三千石陝虢兩州賜四千石委
 州長吏即與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邨閭

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
 分二萬石京兆尹即差官逐便搬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孀目
 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嗚呼元元何辜罹此災害長人之
 官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勉敷惠和以有疲瘵佇聞良術

稱朕意焉陸宣公集

殷侑為昌義軍節度使於時瘵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
 單身至官安足粗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屬而
 還遂為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佐其市二歲戶口滋
 饒膾儲盈腐唐書

僖宗光啟三年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薦經飢饉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有田荒穢者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隣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通鑑綱目○景

仁按張尹勸課賞罰分明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蠶乃笑耳使司牧盡能如是何患民之不務農桑哉

僖宗文德元年以郭禹為荆南留後撫集彫殘賑餽粥給孤貧時

華州刺史韓建招集流散勸課農桑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康濟錄

李大亮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

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唐書

五代後唐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飢死者

半鄜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三年間軍城完輯冊府元龜

宋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俱徙京東既以救濟至次年麥

熟於是各計其路之遠近授糧使歸生全者五十餘萬人宋史

復以鮮于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間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宋史

呂氏大臨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針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也性理精義

朱子疏畧曰救荒尤在謹於其終臣愚欲望陛下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

蠲放其上二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伏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矣朱子文集

元成宗大德三年正月詔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災已嘗蠲復賑貸尙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包銀俸錢盡行除免江南等處夏稅以十分爲率量免三分通鑑綱目

明太祖洪武十年九月勅中書省去歲浙西嘗被水災民人缺食朕嘗遣官驗戶賑濟今雖時和年豐念去歲小民貸息已重既償

之後窘乏猶多今賴上天之眷田畝頗收若不全免舊年被災之民今年田租不足以甦其困爾中書其奉行之

康濟錄

國朝陸氏曾禹曰既荒後如病初起不能撫綏再加勞困是不死於病篤之時而反亡於初愈之日不大可歎哉麥熟矣旦夕可免啼飢之苦有麥則然蠶畢矣出入可釋無衣之歎無絲則否故小民有些須之蓄尤不可有耗散之端倘徘徊歧路歸計無從劫掠相侵空囊如洗或追呼逼迫或禮義罔知不仍如遭倒懸之苦耶於以知安流弭盜停徵教養四者皆撫綏之急務自漢唐至元明所當急效者也纔履豐年方臻熟歲可不下體民心上承天意以固

我金甌哉雖然若弭盜而不歸其流則劫奪之患不息教養而不
停其徵則妨民之困不除農桑何由得盛學校何從得興此又相
因而為用者也缺一不講烏乎可哉

康濟錄

景仁 謹按歲遭饑饉賑濟多方民氣稍蘇瘡痍甫起此正究
圖民瘼者所當加意斡旋之際也沉疴減而調護有虧則病
加於小愈大患平而撫綏未善則困重於更生夫元元之衆
豈惟是免於餓莩遂躋於仁壽哉將使定其居恒其業室俱
完聚田不荒蕪風俗臻於樸茂而後晏如也撫之之道大抵
不外貸種停徵安流戢暴字幼省刑諸大端賢司牧設誠致

行別有一片精神一番作用。非徒循故事奉具文已也。牛種既貸。必計其耕耨之攸資。賦稅既停。必察其追呼之不擾。輯流民。必俾以田廬。可戀。去暴客。必俾之守望。互勤。字幼必籌其保息。省刑必滌夫煩苛。其餘救弊扶傷之政。因乎時地。隨所設施。未可殫述。生養之道備。而後教化之事行。王符潛夫論曰。德政加於民。則多條暢。姦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夭昏。札瘥。唐循吏傳序曰。官得其人。民去嘆愁。就安安。蓋凋耗之餘。其撫摩而噢咻之者。有司之責。成彌重焉。古聖人視民如傷。謂無傷若有傷也。今真受災傷之後。解

倒懸而登衽席。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匪惟救之。又潤澤之。庶幾慎厥初。圖厥終。蘇積困者在一時。培元氣者在數世焉。本朝愛育黎元。偶遇偏災。賑恤之方。無所不用其極。固已無一夫失所矣。而來歲青黃不接。早廛

宸衷。普錫春祺。特再展賑。或貸或緩。所謂勤恤民隱。而除其甞者。有加無已也。良有司宜何如宣

上德意。引養引恬。俾永臻康裕也哉。

漢景帝後二年地一日三動令徒隸衣七纓布止馬春史記。景

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對曰凶年則乘駑馬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姓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夫人君遇災尙務抑損况庶民乎即民氣稍甦宜常念艱苦之時愛惜物力

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

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

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

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從諸生明經

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至武帝時乃令

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

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漢書

韓延壽守右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

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

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閉閣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

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

開閣延見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

以辭訟自言者漢書

召信臣視民如子遷南陽守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郡以

殷富漢書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異車服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今公卿列侯親屬近臣未聞修身遵禮或迺奢侈逸豫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漢書

永平之初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曰今可先令太官尙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化及四方人勞省息後漢書

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

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

宣下郡國後漢書

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鑄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後漢書

羊續拜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親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時權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



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
之名為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
斯而已。後漢書

仇覽名香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豚有
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有陳元者母告元不孝覽
驚曰母守寡養姑奈何欲致子於不義乎母感泣而去覽乃親到
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里諺曰父母
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臬即鳴哺所生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曰

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

鸞鳳。後漢書

南北朝齊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使陸慧曉為長史行事
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
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南史

陳孔奐除晉陵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單船臨郡得俸
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饋餉衣一
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
容獨享温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為煩。陳書

北魏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
 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師不田者多游
 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餒今秋京都遇旱穀
 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
 成侈俗故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
 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
 宜禁斷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
 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北史
 尉遲迴表辛昂行成都令到縣卽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

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不事斯語何
 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告
 其父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并邑肅然咸從其化周書
 隋公孫景茂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
 存者好單騎巡人家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
 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
 女相助耕耘婦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隋書
 趙暉音景轉冀州刺史市多奸詐暉造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
 之上聞而嘉焉詔天下如其法嘗有人盜田中蒿爲吏所執暉曰

此刺史不能宣化故耳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盜愧慙過於重刑隋書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歡娛芻豢之資致甘旨於豐衍然沉湎之輩絕業亡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靖年穀不登市肆騰踴趨末者衆浮冗尚多肴羞麩蕞重增其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酷康濟錄

太宗卽位之初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常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多愁苦則易化帝從其言康濟錄

肅宗時李栖筠爲常州刺史歲旱爲浚渠灌田遂大稔捕斬宿賊張度支黨皆盡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蘇州豪士方清誘流殍爲盜李光弼討平之會行軍司馬許杲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爲浙西觀察使張設武備杲懼悉衆渡江而潰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超拜學官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唐書
大曆四年馬燧改懷州刺史兵後大旱人失耕稼燧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穉穀



人頗賴之舊唐書

醴泉令缺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馮
伉縣多鬻猾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
而教以忠孝鄉鄰授之使轉相教督唐書

宋仁宗時右司諫龐籍奏曰臣竊思東南上供糧石每歲六百萬
石至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飢年艱食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
昭蘇臣今取草子封進望宣示六宮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宋史
橫渠張子初為雲巖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
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廢食

者數匹習是編○景仁案康熙二十年于清端成龍總督兩江在
官日食粗糲佐以菜年饑屑糠雜米為粥舉家食之客至
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饑民也大吏清節自勵無非志在活民得橫渠先生之意

沈度為餘干令父老以三善名其堂一曰田無廢土二曰市無游
民三曰獄無宿繫習是編

朱子知彰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採古
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禁士女
游集僧舍風教一端習是編

劉清之通判鄂州改衡州緩雜征戒預折治頑梗梃吏姦費用有
節滲漏有防郡計漸裕民力稍蘇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

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
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
有其書非理之訟日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燕諸生
相與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本末先後之序
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
然後各指其所宜用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
措之之實宋史

○仁宗皇慶二年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一日惜
名爵二曰抑浮費三曰止括田四曰久任使五曰論好事六曰獎

農務本七日勵學養士詔中書舉行之元史

○明洪武三年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
羅止許用紬絹素絲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
五年詔古之喪禮以哀戚為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
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
經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
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
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康濟錄
洪武十八年諭曰自奇巧之技作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

待食一。女事織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可絕其弊也。通鑑綱目三編。景仁按嘉靖十年。世宗御幽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等。同觀收穫。舉祖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思農夫之苦。以此觀之。米粒粒皆辛苦也。然則耕織艱辛。君相尚不敢忘。况小民而可恣情侈汰乎。

國朝陸氏曾禹尙節儉。總論曰。奢與儉較。儉固美矣。但儉而不能有益於人。不因吾儉而去其奢。或惡其奢而師吾儉。此卽於陵仲子之流矣。昔宋均有言。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也。故其廉兼能濟人。末俗頽風。賴之以振。始可稱有功於斯世耳。白香山有云。人民

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故上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上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此至言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曷弗以身先之。因萬姓之倉箱。而爲久安長治之道哉。又敦風俗總論曰。民之日流於汚下。而不能享太平之福者。人知之乎。皆由未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爲重耳。如父兄能以此教子弟。師友能以此曉愚蒙。在位者察其言行。獎其淳良。惟恐身之不端。而見棄於大人君子矣。風俗有不敦者哉。但異端不息。則人心難正。學校不興。則教化不廣。孝弟有虧。則人倫未備。冤獄不申。則明慎多慚。嗚呼。小民之焦

勞初釋衣食方充若不身自力行格彼非心雖處於豐亨明盛之時恐亦變而為頹敗委靡之俗歷稽往哲非皆以善政得民心力任移風易俗之仁人耶康濟錄

景仁謹按孟子言食時用禮財不勝用其效見於菽粟如水火而民無不仁惟土物愛厥心臧所貴圖匱於豐則民有蓋藏而風化可幾也與梁惠王論荒政先之以樽節愛養而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之始繼之以田宅樹畜盡法制品節之詳而孝弟達乎道路為王道之成允哉籌荒政者非徒補救於目前而必端民之習尚亦在崇節儉以返樸敦風教以還

淳而已我

朝久道化成仁育義正

聖祖仁皇帝聖諭十六條咸切於人倫日用之實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尋繹推衍

御製廣訓萬言諭往復周詳牖民覺世固宜家喻戶曉矣五年

諭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粒米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樽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善後編 卷二十五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計乎。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干天怒。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等因。欽此。

彝訓惓惓。示之身教。凡以稼穡惟寶。所當力戒狼戾。敬迓康年。爲閭閻計久長也。

高宗純皇帝欽定大清通禮。凡民間飲食衣服嫁娶喪祭之紀。靡不辨其等威。議其度數。所以整齊萬民。防淫救敝者。其道甚備。仁宗睿皇帝御製崇儉詩。黜華務實。革薄從忠。猗歟至矣。使小民果能遵信奉行。久而勿怠。雖累凶年。民弗病也。顧愚氓扭於所安。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奢侈僭濫。習爲故常。一裘費中人之

產。一宴糜終歲之儲。浸至紊典章。壞風俗。而不顧此饑寒之原也。災荒所自起也。然而無事之時。玩於所忽。被瘡之後。怵於所危。還淳返樸之機。意在斯乎。古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殆亦凶荒殺禮之意。及夫饗殮粗給。懼其侈心之將萌。則必慎乃儉德。以早遏其流。告以絲粟之孔艱。而謀其可繼。惕以饑荒之未遠。而爲之豫防。勿徵逐以縱口腹之欲。勿稱貸以飾耳目之觀。卽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從宜。歸於省穡。謹身節用。仰足以事。俯足以育。爲祖宗惜積累之勞。爲子孫留。有餘之福。斥驕淫。杜浮靡。風俗漸臻。樸茂焉。又爲之謹庠序。

之教。申孝弟之義。德色不見於耒耨。詬語不聞於箕帚。家庭之際。藹如矣。犯齒不形於觴豆。失德不啟於乾餼。族黨之間。秩如矣。和協輯睦。於是乎興。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民皆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非在上者克端其習。尙不及此。夫惟賢司牧。志在導民。勤宣聖化。以身先之。敦羔羊素絲之節。以禮齊之。樂吹豳飲蜡之風。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用是風雨和甘。其躋熙皞。卽有歉歲。亦鮮饑民。久安長治。允升於大猷。豈不盛哉。

籌濟編卷二十六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任賢能

有治法尤貴有治人。周官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凡列之朝廷。與夫布之州黨鄉遂者。靡不擇人而任焉。况救荒之事。關係民瘼者乎。惟賢則有勤恤之念。而豈弟於以有孚。惟能則有幹濟之才。而措置於以悉當。賢能者荒政之要領也。苟非其人。則仁政皆弊政矣。爲任賢能條第二十五。

漢董仲舒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漢書

孝宣帝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則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勸勵。增秩賜金。漢書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

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尹。漢書

明帝永嘉三年。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以彰有德。後漢書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而吏不加理。

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後漢書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東土饑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

巡行所在演之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涖職闡治務以吏

民著績竊見錢塘令劉道真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恤民恪勤匪

懈百姓稱詠初被水災之時餘杭高隄決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

道錫躬先吏民親執版築塘既屹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

實並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宋書

齊武帝永明三年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按部所先宜嚴課農桑

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勵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其

違方矯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

竟考課以申黜陟齊書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

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

道也自今牧守溫良恭儉克已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

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

令以為彛準北史

北周蘇綽授度支尚書奏曰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凡
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

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北史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潔已貞明，處事通敏，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嗚呼！弛張係於理，不係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義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唐書

盧懷慎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曰：子產賢者為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牧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使未遷者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何暇宣風恤人哉？百姓日敝，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治。有尤異，加賜車裘祿秩。公卿缺，則擢之以勵能者，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唐書

陳子昂擢正字，垂拱初，武后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疆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

然待之。今使未出。人已指笑。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概爲衆推者。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矣。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畧盡。尙賴陛下憫其失職。使人得妻

子相見。父子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唐書

張九齡爲左拾遺。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由。豈惟一婦而已。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刺史。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又古之選

士惟取稱職。今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官曹無得賢之實。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矣。唐書

宋仁宗英宗一遇災變。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其慮民也。旣周。其施民也。益厚。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富弼之移青州。知鄆州劉夔。知越州趙抃。救荒之法。具焉。紹興六年。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隲。漢州守

臣王梅。活飢民甚衆。前吏部郎中馮檝。亦出粟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隲梅檝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宋史

神宗熙寧二年。遣使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有流移。宋史

韓琦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琦晝夜捍禦。神宗念其勞。復故官大中大夫。吏事絕人。澶州民懷思之。宋史

范仲淹當國閱監司簿之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但恐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綱鑑

哲宗紹聖元年十一月詔河北賑饑諸路恤流亡官吏有善狀才能顯著者以聞宋史

宋史

孝宗乾道七年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檢放展閣責之轉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令檢放恐他日賑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宋史

孝宗淳熙八年七月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十二月癸

卯朔以徽饒二州民流者眾罷守臣官丙辰詔縣令有能修舉荒

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康濟錄

綦崇禮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

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悅牧

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宋史

理宗嘉熙三年臨安饑民相攜溺死命故守臣趙與權仍知臨安

府事與權涕泣奉詔急榜諭曰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遂聖塞

毋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大

移至者亦有以濟之

宋史

潘潢覆積穀疏內有云。凡境內有圩岸壩堰坍塌。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倘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為不職。從實按勘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為民興利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

康濟錄

元武宗至大二年。詔即位以來。恒以拯災恤民為務。而恩澤猶未溥博。流離猶未安集。豈有司奉行弗至歟。今特命中書省選內外官僚。專以撫治為事。簡汰冗員。撙節浮費。一新政理。以稱朕懷。

康濟錄

錄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宏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繫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

宗嘉納之

康濟錄

張光大云。擇人委任為第一要事。若委任得人。自然無弊。君子作事。謀始賑濟之方。尤為當慎。若一概委用富豪之家。則富而好義者少。為富不仁者多。其害有甚於吏胥無藉之輩。今後莫若選擇鄉里有德望。誠信謹厚。好義之人。或賢良搢紳。素行忠厚廉介之

士不拘富豪但爲衆所悅服者許令鄉民推舉使之掌管庶幾儲積不虛凶年饑歲得以濟民也。康濟錄

明憲宗成化元年秋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收乞敕官司賑濟於是命王恕及浙豫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陽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旣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通鑑綱目三編

孝宗宏治十年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鑑前在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

民賴倉糧存濟者甚衆請加旌異上曰鑑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爲民牧者。康濟錄

林希元疏云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况不得人乎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縣官之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印官如不堪用可別擇廉能佐貳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印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擇之事完官則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爲除授民則上之撫按別其賞罰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乎

康濟錄

御史鍾化民救荒諭所屬曰司厥不可用在官人各地方保甲里
 耆公舉富而好禮者州縣官以鄉賓禮往請破格優禮諭以實心
 任事厥內利弊陳請即行月給官俸能使一厥飢民得所旌以彩
 幣匾額倍之者給以冠帶或為骨肉贖罪富室捐賑視其多寡與
 司厥者同賞格景仁按贖罪句下原文尚有或欲子弟采芹惟其
 所欲十字竊謂辦荒實有勞績與出資救饑者優
 子以幣額章服之褒皆所應爾其贖罪一事核其情可矜疑如書
 所云非終乃惟青者猶可破格聽贖至為子弟采芹則烝髦之典
 借以鬻恩庠序雜而益濫不可施行成化二年令南畿浙江江西
 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姚文敏夔奏罷之固當且末俗之營
 求無厭當官之鼓勵有方安可
 任其所欲乎是以刪此二語既諭之後又巡歷各方用拾遺法
 得實心任事多方全活災民賢之尤者即破格薦揚貪暴縱恣以

致餓殍枕籍不肖之尤者即時馳奏以故羣吏實心任事饑民多

所全活康濟錄。景仁按拾遺法預令飢民進見時人具一紙勿
 書姓名開所當興當革及官吏豪猾有無侵剋橫行散布
 於地即與興革處分然必擇其僉同者而後察之竊謂近世人心
 澆薄此法易滋橫議告訐之風即眾論僉同難保無糾集黨同之
 弊行之極須斟酌
 姑存以備一法

國朝陸氏曾禹求才能總論曰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能理者也况

歉歲哉事起急迫人非素練老幼悲啼婦女雜亂厲之以嚴則餓
 體難加扑責待之以寬則散漫莫肯循規加之吏胥作弊致使餓
 莩盈途故不得人其何以濟昔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
 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

庶民。對使爲太守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令之不善也。總之。在君相當。郡縣是求。在郡縣宜。鄉者是選。遞相慎擇。必得其人。任之以事。自無不濟。必賞罰。總論曰。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昔高澄問政。要於杜弼。弼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災傷之際。不有賢良。建策斡旋。解民倒懸。出之湯火。孰與活垂斃而生餓殍。禮記云。報功可見。賞罰者。致治之大典也。城鄉有孝弟節義之人。或敦倫或濟世者。一併表揚。以彰有德。康濟

錄

景仁謹按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未有不得人而能致治者。矧荒政端緒至繁。關繫甚鉅。林僉事首言得人難。豈虛語哉。苟得其人。雖前代已壞之法。斟酌出之。而民亦可被其澤。不得其人。雖昔人至善之法。拘泥行之。而民亦且罹其殃。天下無不敝之法。獨賴有不敝之人耳。周官太宰八統。馭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鄭注。賢有善行者。能多才藝者。鄉大夫疏。則謂賢者德大。能者德小。其說近之。賢者豈盡無能。而學問深謹。則才華不須表暴。經緯自克咸宜。能者豈盡不賢。而幹畧優長。雖詣力未底粹精。盤錯具有可試。然則賢與能交相

須也。當夫災祲既形，窮黎待命者千萬計，非有濟時之志，通經之學，燭奸之識，應變之才，不足以拯生靈於溝壑而康保之。乃賢能之人，其品量又各有等差矣。果能知人善任，用其全可也。用其偏亦可也。任以總可也。任以分亦可也。災荒之際，自勘災釐戶，以至散賑安流諸大政，或次第施行，或同時並舉，所藉於羣策羣力者，不可勝數。安能盡得全才而任之。此在首擇一用之人為要矣。用之人得其人，則所用之人皆得其人，類相致也。隨材器使，位置悉當，善於駕馭，舍短取長，所謂用智去詐，用勇去暴，用仁去貪，不遺葑菲之采，何

難廣收指臂之助乎。惟督撫膺節鉞，率百僚，統乎一省之吏治，藩臬各道旬宣廉察，責重監司，固皆能用人之人也。在一郡一州一縣，則太守牧令即能用人之人也。院司宜太守牧令是求，而佐貳之奉委者並精其選。牧令宜搢紳耆碩是訪，而吏胥之受役者亦簡其良。自上下下，大法小廉，百執事之人無一僉壬廁其間。雖才力有優絀，閱歷有淺深，而形端表正，惟既厥心，惟慎厥事，總可除弊竇而普恩施。此賢能為荒政之綱維，庶司之得人，尤在大吏之得人。我朝慎簡賢良為地方大吏，旁招俊乂列於庶位，釐工熙績，不獨

荒政一端而救荒關民生之休戚至為切近尤以舉賢援能為亟也。恭查順治十年遣部院堂官會同江南督撫賑淮揚災民。康熙九年遣部院堂官往勘淮揚水災。三十六年直省被災地方差戶部賢能司員一人會同撫臣確勘。雍正五年遣大臣御史分往直隸被災處所勘察散賑。六年遣侍郎副都統科道翰林往直隸被災各處查勘賑濟。嗣以量輶出使不免供頓之煩。每遇災荒卽責成本省督撫查辦。

訓誡

誨諄諄則得人。以任衆職。大吏之責彌重矣。乾隆三年議准辦賑各官如果實心實力使災黎不致失所者督撫保題撫綏得

宜辦事妥協者題請議叙。其有不實力奉行釐剔弊端者題參若私徵勒派扣剋侵肥者指參計贓科罪。

國家勵世磨鈍之大權於辦災特著旌別之典豈非欲得賢能以澤民生而固邦本哉。

皇上本知人之哲孚安民之惠而於辦賑出力各員分別獎擢所以鼓勵羣材乃所以愛育黎庶也。誠使大吏謹擇親民之官主持賑務其委查各員亦必遴忠信慈惠者而使之以至紳士之招延胥徒之奔走靡不審慎焉。臨事既得所倚畀而凡先事之綢繆後事之補救措則正施則行計過無憾而後卽

安庶幾躋斯民於仁壽達下情宣上德而勿貽徒善徒法之譏矣

此等則欲其各各負其責而無所推諉也夫善與法不可偏廢也善者法之質而法者善之文也善者法之體而法者善之用也善者法之實而法者善之名也善者法之實而法者善之名也善者法之實而法者善之名也

籌濟編卷二十七

常熟楊景仁靜閑輯

嚴保甲

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五家為比使相保五比為閭使相受四閭為族使相葬五族為黨使相救五黨為州使相賙五州為鄉使相賓族師邦比之法十家十人八閭俱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長掌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袤則相及此保甲之法所自昉也周制始於五家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眾繩

貫珠聯瞭如指掌。於州鄉聯其民。復於師田聯其徒。伍兩卒旅師軍之制。悉寓於此。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比追胥令貢賦。咸於是乎在焉。後世師其遺意以行保甲。庶政之權輿。卽荒政之根柢也。遇災審戶。不難按籍而稽。要在平居無事之時。講求有素矣。爲嚴保甲條第二十有六。

周管子禁藏篇云。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逃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民無流亡之禍。吏無備追之憂。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管子。景仁按商鞅什伍之法。五家爲保。十家相連。收司一家有罪。九家舉發。

若不糾舉。十家連坐。其法亦本管子。而處心殘忍。使民相率爲刻薄之小人。敬仲軌里連鄉之制。倣周官而變通之。俾逃亡遷徙者。易爲稽察。猶得鄉田同井守望相助遺意。

宋張詠守蜀。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分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盜。文康奏復之。其賑糶法人日二升。團甲給票赴場請糴。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歲出六萬石。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祝壽而康。

康濟錄。景仁按神宗時。王安石立保甲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家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武藝。諸州藉保甲聚民而教之。安石本意亦欲寓兵於農。而訓練無時。轉妨農務。

且又責以捕盜催科民不勝擾是祖周官而誤者也張忠定於平糶行之以十家除一人之弊與頌翁然程子朱子施行並有成效可見留心濟世者法古而不泥古保甲之良法為聖賢所重舍此無以聯絡人情剔除奸弊未可以荆公所行而訾謗之也

程純公為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孤瑩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其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載民愛之如父母

宋史

范仲達為袁州萬載令善行保伍法雖有奸細一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之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

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後張定叟知袁州欲覓其法有縣吏畧記保甲之大概云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所以防衛而制變者也一個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若諸鄉則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大小相維之意其用人子弟必使竭力料理非比泛泛每以旌賞拔擢而激勸之

康濟錄

朱文公於建寧府崇安縣因荒請米既建社倉乃立保甲法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逃軍無行不得入甲凡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惟願者問其大小口若干共登一簿以便稽查

康濟錄

從政郎董燭曰。官司平日宜豫先抄割。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
月里正申縣改正。凡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割存縣。庶免臨期里

正有賣弄之弊。

康濟錄

明張朝瑞行保甲法。或言往歲賑飢。皆領於里甲。今編保甲以代
之何也。曰。國初之里甲。猶今時之保甲。昔相鄰相近。故編爲一里。
今年遠人散。每見里長領賑。輒自侵隱。甲首住居。寫遠。難以周知。
及知而來。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計所得。不足以償所失。
故强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只得隱忍而去。甚有鰥寡孤獨之人。
里甲保甲互相推諉。使民死於溝壑。無可控訴者。難以數計。不若

立爲畫一之法。俱歸保甲。蓋凡編甲之民。萃聚一處。呼喚易集。貧
富易知。昔熙寧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糶米。徐寧孫逐鎮分散。朱文
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也。康濟錄

王文成守仁巡撫江西。行十家牌法。曰。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
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
當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
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
縣。以備查攷。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
縣之事。如指諸掌。王文成公集

周文襄忱曰。弭盜安民。莫良於保甲法。為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人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之也難。為賑濟而設。是以養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之也易。今令各府州縣擇廉能佐貳一員。專董其事。大概先將城內以治。所為中央。每保統十甲。各設保正副等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分東西南北。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為號。南與西北亦如之。其在鄉四方保正副。皆以此為法。康濟錄。景仁按文襄所論編保甲之道甚善。惟多以在城之保正副。統在鄉之保正副。多一層控制。謂近於穿鑿。特從刪節。

國朝黃子正給諫六鴻論曰。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又有

古寓兵於農之意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戰。今之州邑。惟數人供奔走而已。若倣井田出甲卒之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保甲之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聞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甲長類多報充。必親加選拔。足以馭眾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為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今設保甲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事協力救禦。至於保里之中。有德善孝

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匪類。則舉而懲之。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其推卹而好義。一里一鄉如是。各里各鄉皆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伍。使百姓軍裝餽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撫贛。命州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戶。清排門使奸宄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成簡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閭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邑修舉保甲。

能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爲衛也。卽其近家之人而爲之甲長。近村之人而爲之保正。本里之人而爲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同公差查報拘催。不煩牒票。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既有實效。奉之者亦無煩擾。由一邑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爲厲民而可廢之哉。福惠全書

陶子師元淳知昌化縣。議覆何同知條陳曰。自古法無全利。亦無

全害上下皆以實心行之則有利無害皆以文法行之則有害無利且如保甲法清查戶口譏察出入此大利也每鄉置循環簿月朔報縣而縣之官吏即借文法以需索於鄉季終報郡而郡之胥役即借文法以需索於縣則一害也擇其利而去其害此則存乎憲裁非州縣所敢專決者也

南崖集

彭九峯鵬巡撫廣東示曰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奸宄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便賑貸無一善不備焉行之不善則民累滋甚如舊例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二累也四季委員下鄉查點供應胥役

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梆鑼不響即以悞更恐嚇餽錢乃免五累也又保甲長託情更換條張條李六累也甚而無名雜派差役問諸莊長莊長問諸甲長甲長問諸人戶藉為收頭七累也今與爾八路十五鄉人等約不點卯不委員不取結保甲長不聽情更換凡一家牌十家牌百家總牌自買紙刷印付保長親領不費爾民一錢巡夜非本縣親歷凡皂快人等藉稱查夜許爾莊長甲長扭稟假冒者懲責得贓者重處計通邑六百莊村每有一莊連夜連月冒雨雪而數至示爾不測欲爾等加意守望為相安無事之計一切事宜載明執照門牌易知易

行有益無累也。切問齋文鈔

陸氏曾禹曰保甲之法不立。城市錯雜。鄉村寫遠。在位君子。烏能知其賢否。併有餘不足之家也。惟行之有素。按籍而稽。奸宄不得容留。貧富瞭然在目。冒破者無有矣。故不論賑濟。賑貸。賑糶。饑年皆不可少。康濟錄

葉文泚先生佩蓀巡撫湖南。酌定保甲事宜。曰保甲一法。實為整頓地方提綱挈領之要務。夫州縣所領一邑人戶。不下百十萬計。若欲以一人之耳目。周知四境之奸良。雖有長材。勢難盡悉。所以治民不可無心。尤不可無法。即如州縣官考成匪一。吏議甚明。若

地方有左道邪教。盜賊光棍。私銷私鑄。窩賭窩娼。逃兇逃遣。以及賭具邪書。有干例禁之事。一經失察。輒挂考功。皆由保甲不行。茫無稽覈。果能平日留心保甲。遇有前項不法情事。已犯則摘發。不時未犯則奸萌潛化。豈有釀成重案。坐受處分之理。此效之至切者也。由此人丁戶業。按冊可稽。凡戶婚田土詞訟事件。不待証佐串供。已可悉其大半。則聽斷公平。行之日久。使地方游惰廢業。囂陵狠戾者。知所懲。孝弟力田。俊秀勤儉者。知所勸。則民俗還淳。政聲卓著。因此而課能書最。未有不身名交泰者。是行保甲則有益於民。不行并有損於官。如此良法。又非重遠難行之事。而卒莫有

能行之者推求其故約有數端一則地方遼濶戶口畸零官必不能徧歷鄉村細詢姓氏祇憑鄉約造報錯誤相仍則編審之不真其弊一也一則冊籍繁多紙張筆墨需費不少書吏既難賠墊輒借冊費爲由派錢肥橐甚則以點充鄉約爲利津以取具保結爲奇貨閭閻騷擾怨謗盈騰則衙蠹之需索其弊二也一則州縣官視爲具文不知所以設立保甲之意有何實政不過奉文造冊一切懲勸之方官未嘗明定章程民何由呈報鄉保既無專責誰肯以不干已之事向訴於不理事之官所以虛置塵封無關讀法則有名無實其弊三也一則百姓之遷移事故日異月新初造之冊

甫歷數時卽多更易若欲隨時改造事既冗瑣費亦滋多遂致繕寫甫完已成廢紙則有始無終其弊四也以此數端因循不舉遂使極易行之事視爲極難行之事且以大有利之政反爲大有害之政是非有湔除習氣實意講求之良有司必不能施行盡善也

用是博採輿情參稽成法擇其簡切數則通行各屬務於農隙時編查清晰其事不過數旬可成其效可以久而不做一繕造之法該縣定期傳知公實可信之里長每里一人期于某日至縣當堂親加曉諭以現在查辦保甲爲民戢匪安良之意令各里長於所管本里中每百家作爲一甲每甲聽公舉誠實甲長一人計通

邑鄉村之近遠往返不過十餘日期於某日里長同所舉甲長至縣該縣當堂發給空白循環冊二百頁空白門牌一百張俱交甲長收領諭令持歸各里按一甲百戶中分作每十家一牌各舉曉事牌長一人每牌長交與空白冊二十頁門牌十張令其將本牌人戶姓名丁口年歲等項於空白冊牌內詳悉填註倘有隱匿遺漏惟甲牌長是問計一甲之中必有粗能寫字之人如紳士館師醫技人等俱可填寫一牌祇寫十張爲字無多不過三兩日可辦寫完後牌長將冊牌各十張彙交甲長處甲長合十牌之冊百頁挨次訂成循環二本自發冊至繕完日一牌寫則各牌俱寫一里

完則一邑俱完定期或二旬或半月令里長各攜牌冊准於某日齊集至縣牌長甲長均不必來該縣當堂令各抱冊親交收回署內諭令次日當堂領冊該縣將循冊存署環冊及門牌星夜用印畢次日合集里長當堂將環冊及門牌交里長帶回分交甲長令甲長以門牌交牌長發各戶用木板懸掛環冊存於甲長處以便改註倒換如此造冊則各牌分開繕寫事速而費省又不經吏胥之手無從需索且無守候之苦民自樂從又愚民難與謀始全在初行保甲之日平情曉諭使知事屬便民俾各深信不疑自必遵行甚易至點充里甲長尤宜慎重或體察輿情或諮訪紳士必得

誠實曉事之人至爲切要。一牌冊之式計一邑若干戶。每戶需循環冊二張。門牌一張。冊用堅紉綿紙。牌方尺餘爲度。該縣先刊刻牌冊空白印板各一塊。內開某里第空甲第空牌第空戶某人年空歲地糧空畝數。作何生理。妻子兄弟子女孫媳奴婢某名某氏。左右隣某人俱空。官備紙張刷印給發。計官所備不過紙張一項。繕寫工費。毋庸官吏捐資。所需無多。諒無吝惜。如有書役借名派費。嚴拏重究。一循環之法。該縣初次於當堂將環冊發給論各里甲長。此後各戶如有遷移生故婚嫁增減等項。隨時令牌長告知甲長。公同於牌冊內某項之旁。添註塗改。下書甲長花押。定期於某年三六九臘四季月之朔日。專令里長各攜已添改之環冊至縣。該縣於是日預將存署循冊鋪列堂前。詢知里長齊集。卽當堂令將環冊繳留署內。各按本甲。將未改添注之循冊領回。先將上季已更改之戶。同牌長照門牌補注訖。仍存甲長處。將後有更改之戶陸續更改。俟過三箇月換冊之期。將循冊繳官。復將環冊領回。悉如前法辦理。其各戶門牌均於改冊時一體改注。懸掛不必繳官。計循環二冊。雖歷二三年之久。添改尙不至模糊。俟年久再行換造。則繕冊不煩。而戶口得實在。官之發冊一日不過片刻。在民之換冊一年不過四次。甚屬簡而易行。惟所定季朔之期。

必信必果。又勿令胥役勒措。致勞守候。如果至期。實在因公外出。儘可委佐雜收發。以隨到隨交爲要。又如州縣邊境太廣。丁戶太繁者。不妨酌爲變通。或東南兩鄉。於三九月朔到縣換冊。西北兩鄉。於六月十二月朔到縣換冊。則一年不過兩次。而換冊之日。亦免擁擠矣。一稽查之法。州縣官先於發冊時。開誠曉諭。俾知親身查察。自不敢任意捏開。嗣後祇須於因公下鄉之日。攜帶所過村落之冊。遇有耆老童叟。停輿詢問。或卽就其本家。或旁及其親。故據其所言。丁口閱對。牌冊所書。又於審理詞訟之時。聽斷旣畢。兩造具存。隨意詳詰數家。取冊校核。閒或親赴附近村莊。抽查數

處。遇有開造不符者。指名傳喚。原辦之甲牌。長加之聲色。示以戒懲。則遠近聞風。惕然畏服。循環更改。孰敢欺朦。官無跋涉之勞。民鮮供支之擾。而閭閻纖悉。一目了然矣。一禁奸之法。凡一村聚有匪徒。民亦稟報官懲。儆但恐官不究辦。轉致招惹怨仇。此良民所以飲憾。所以橫行也。地方大害。莫甚於邪教。大約在鄉村遠僻之地。結會燒香。妄言災禱。斂錢聚衆。煽誘愚民。遂致遠近效尤。所關非細。他若三五成羣。打誑詭詐。必係兇徒惡少。夜出曉歸。往來詭秘。必係盜賊窩家。至於賭棍訟師。逋逃奸拐。霸佔把持。尤難瞞鄉鄰之耳目。此等子。禁禁。牌甲知情不舉。律有罪名。該

州縣卽摘叙禁各條給與簡明告示專責牌甲隣佑據實
舉首立刻嚴拏訊辦不悛并敢結怨於首報之人私行
打鬧者尤宜盡法重懲一徹百若牌甲鄰佑縱容不報或官自
訪聞或因事犯案不報之牌甲人等加之責懲以戒其後如
此則匪徒知舉報由於公令自務斂藏保長恐隱諱反有干連爭
先發覺自然地方無事案牘愈清法立而人不取犯惟辦事正所
以省事也 一勸善之法百里之長萬民待治民風有淳漓之異
人性無善惡之殊今雖不能以三物六行責之編氓而所以安居
樂業之由實以敦行爲本教民之道首先孝友盡人不易次則謹

以安分讓以息爭勤以治生儉以節費皆爲日用所不可離州縣
官條析利害躬行勸導諄囑鄉保及耆老紳衿徧爲誠勉其有厚
德篤行足爲一鄉表式者公舉以聞官爲優禮又如讀書苦志之
士耐貧守節之婦或周以布粟或表其門閭則鄉里爭以爲榮而
愚民咸知勸善有背此教約素行不檢者先以訓飭繼以鞭笞官
於冊內註明劣蹟許其自新季終官問鄉保是否改行分別教約
果能舉保公實勸導勤勉官爲旌賞徇私者責而黜之又有事關
倫紀風化者往往愚民陷於不知宜做懸書讀灑之制隨時曉諭
使知做懼則倫常重案默化於無形又如鰥寡孤獨無告之民設

法存恤。要在自盡其心。如此則輿情畏愛。不愧爲民父母矣。以上六條。擇其簡便易舉。人人可行者。官不勞。民不擾。吏不必書。一字。役不必持一票。祇在依法力行。實可經久無弊。至若因地制宜。則又在良有司之盡心區畫。如各里戶口零星。有不足十家十牌者。當用七併八分之法。若所遺在七戶以內。應合十七家爲一牌。若剩八家以上。卽應另立一牌。又如山縣遼濶。居民四散。三五爲村。則當就近數處。合一二十家爲一牌。擇一誠信之人爲之長。往來查察。又如外來種地之人。單身獨戶。果係查無事犯。亦當約束得宜。其傭工趁食。則責成雇主。查保賃住營生。則責成房主。查保

其餘歇家飯店。有停留多日者。卽當查明來歷。究其蹤跡。又有僧寮道院。責成住持及鄉保。查察均不得容留匪類。全在隨宜區處。使之遠近相安。至於省會城市。以及大郡大邑大鎮。商賈雲集。五方雜處之地。人衆事繁。勢不能用門牌及換冊之法。當各分段落。設立總甲。須慎選曉事總甲一二十人。各給與總冊一本。令其就所分段落內。某街某巷。共若干戶。挨次開載。某戶某姓。所執何業。如有全家遷徙者。方於冊內改注。其餘人丁之生故。不必隨時更易。惟市肆客寓寺觀。嚴切曉諭。令每年一次。出具並無容納奸人甘結。交總甲彙交總甲。亦每年一次。攜冊到署。隨意抽查數十戶。

即可杜捏報之弊。其冊式版刻。每頁兩面。分作十行。計百頁。可記千戶。則事不繁而法益備。其餘遠近村莊。皆必當仍用前法。方足以防奸而正俗。抑又有酌從簡易者。保甲之行。往往道府衙門責令造送花名清冊。致州縣視為畏途。書吏借以科派。今只令各州縣自造循環冊二本。門牌一張。其餘衙門概不必造冊申送。惟於辦竣後。將通邑若干里。編成幾甲。共冊若干本。存縣之處。據實詳稟本管道府。或將原冊弔查。或於巡歷之便。親加抽對。虛實總可立見。如此辦法。實更無絲毫擾派民間。及繁瑣難行之處。果能行之不懈。則風俗淳美。邪慝潛消。於賢牧令有厚望焉。飭行保甲稿。景仁按葉

文泚先生旬宣楚南。著有惠政。哲嗣琴柯芸潭兩太史。先後開府陳臬。克嗣家聲。可見循吏之後。世澤孔長也。先生曾訂保甲規條。嘉慶十八年。琴柯侍郎奏陳保甲事宜。並將此規條繕錄進呈。奉有簡要易行之獎頒發各直省司牧者誠實心遵辦。令不煩苛。法皆周密。平時既收除莠安良之效。而偶逢災歉。戶口按冊參稽。無由舞弊。簡而當。要而該。其見慈懷茂矩。故採錄較詳。

汪稼門先生志伊曰。保甲行於歉歲。田畝有蠲賦。緩征之惠。則富者不肯隱匿。極次有撫卹賑貸之恩。則貧者亦樂開造。善為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則難辦者轉易為力矣。荒政輯要

景仁謹按保甲之設。先哲以為治教之基。其法至善。非徒荒政所必須也。而救荒尤賴之。以為審戶之本焉。蓋城鄉睽隔。村落迢遙。苟烟戶不清。則人之豐嗇。臧否當官。無自周知。而

凡平糶發賑勸輸借貸諸政。千頭萬緒。錯雜混淆。將欲慎選
衿耆。奚能得人。以分其任。欲抄割戶口。奚能據籍以核其真。
欲剔蠹吏之侵漁。杜土豪之欺隱。奚能燭照而數計也。我

朝康熙時。

特頒上諭十六條。有曰。聯保甲以弭盜賊。雍正二年。

廣訓曰。嗣後城市鄉村。嚴行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
以坊分。鄉以圖別。排鄰比戶。互相防閑。一甲之中。巨室大戶。僮佃
多至數百。此內良否。本戶自有責任。若一厘一市之散布村落者。
有業無業。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窺於平素。一出一入。得以

隱察其行蹤。其荒原古廟。鬧肆叢祠。尤易藏奸。更宜加緊防察等

因。

聖訓周詳。所以使四海九州。編氓安堵。澄本清源。止邪於未形也。嘉

慶十八年

諭編查保甲一事。直省各州縣果能經理得宜。則士民之良莠。習俗
之淳澆。無不周知。由一邑而一郡。由一郡而一省。上下稽查。瞭如
指掌。縱有奸慝。何所容匿。無如地方官不實力奉行。以安民之良
法。轉為滋累之繁文。由於科條不能盡一。遂相率畏難。藉口於格
碍難行。著將葉紹楨備進刊本。發給直省督撫各一冊。令該督撫

翻刻刷印通飭所屬各州縣一體仿照辦理等因欽此詳繹

諭旨深切著明可見保甲之法不患莫之行正患行之不以實而轉

滋累耳有司徒編簿冊而莫爲清釐則有保甲之名無保甲之實也百姓競置門牌而苦其紛擾則有保甲之累無保甲之益也堅明約束變而通之以盡利是在去乎其累行之以實而已且舉行保甲恃州縣之董率亦恃保長甲長之得其人也周官比長閭胥有讀灋掌治之任鄮長里宰有聽戒令趨耕耨之責皆以中士下士爲之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游徼禁盜賊北周

蘇綽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責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明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尸婚田土鬪毆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州縣者謂之越訴里老謁縣庭知縣必接以禮貌其人旣爲公家所優禮必自愛而重犯法平日有以表裏之遇事有以區處之則鄉之人自傾心聽命而莫違今之保長甲長官待之如徒隸少拂意則詈罵而榜笞之是以爲之者大率狡黠多詐不知自好之人其願充是役亦惟利是圖耳稍

知愛惜身家者。百計求免而不屑爲也。况士大夫乎。近世沈氏形嘗著論曰。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朴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爲之。州縣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整其所屬。糾其邪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可也。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爲勸懲。然非州縣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自專。必也奏其事於朝廷。額定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沈氏所論。原本周官鄉遂之制。自漢迄明。亦嘗仿此遺意行之。然鄉官久罷。而又欲額定其員。畀以祿位。事近紛更。體制亦難允協。且習俗日漓。保甲之長。既有祿位。則權與有司相軋。萬一付託非人。舞弊作奸。爲患鄉里。有司不復能制。彼轉得挾制鄉里。並得挾制有司。其害非淺。夫古今異宜。經生過於泥古。未免迂遠而濶於事情。惟謂保長甲長之選。州縣當重其事。慎其人。斯爲片言居要。其人不必紳士。卽擇鄉黨謹厚自好者充之。勿徒隸視之。而禮貌待之。然後責以保甲各事宜。按功過而行誅賞。

詰盜緝逃。交察互警。偶逢歲歉。戶之貧富。口之多寡。灼然易明。則無影射侵欺之慮。而紳士之公正者。亦可博訪旁詢。深識其品。延請以主賑恤之事。豈非保甲之裨益實多哉。大抵志在經世者。於古時良法。不可膠柱鼓瑟。而涉於拘牽。亦不可因噎廢食。而安於苟簡。保甲之行。監於成憲。隨時地而斟酌以潤澤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又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理其緒而可分。聯其類而相貫。其法不專為救荒設。而荒政根柢在焉。豈不貴乎得其人。去其累。而行之以實也歟。

